



■土地与生长

乡俗乐

□苗得雨

旧社会的乡间,文化生活是贫乏的,也是丰富的。因为人们似乎发现除了正式的艺术之外,生活中各种有趣的事情都含有艺术,于是乎,无不被强烈地吸引着。

来了说书唱戏的,人人入迷,不分男女,不分老幼,不像现在我们对艺术已各有所爱。

在我家乡一带,人们第一爱好是看大戏,即京戏。那时,能看到的京戏,有界湖镇国剧社演的,有和庄和南神墩业余戏班演的。界湖镇的国剧社是个老戏班,有几个有名的角色:旦角赵德仁,生角马廷宪、丁文选……演的一些历史戏和民间传说戏如《木兰从军》《古城会》《甘露寺》《童女斩蛇》很叫响。和庄的戏班在我们村演出过,一连演了三天,有《诸葛亮招亲》《青风寨》《汤怀义》《独木关》等戏。看过戏后,我们孩子们常常模仿:“诸葛老弟,几日未见面了?”“三日未见面了!”“如同三秋啊,啊……”

南神墩京戏班,是一个外号叫“疤痢脖”的老艺人教的,水平虽差,可时常演,人们也可以好歹去过过瘾。解放后,我们提倡话剧、歌舞剧,把京戏当旧戏,有意抵制,但这几个戏班一直坚持,并且时常同新戏唱对台,观众也仍不少。其实,许多人爱新戏,也爱旧戏。当界湖国剧社演出新编京戏《逼上梁山》《三打祝家庄》时,观众人山人海,情绪高涨极了。

唱小戏的,就是民间艺人的说唱艺术,这一带有“周姑子”,听众多是妇女,我祖母就是听那些小戏入迷的一个。

瞎子讨饭的,受灾地区逃荒要饭的,有拉胡琴伴唱的,有打花棍边舞边唱的,唱《绣花灯》《孟姜女》《扬州调》等民间小调。南方的《杨柳叶儿青》小调,就是逃荒的传来的。他们用艺术形式作为讨饭的一种手段。实是悲戏喜唱,但听者入神,常常忘了这一点。

集上打莲花落和年关晚上送财神的,也都是讨饭的,他们同那破破了头叫街的是同一目的不同手段。我很佩服那见景生情、即兴说唱的本领,“这几年,我没来,掌柜的一定大发财!”“掌柜的给钱扔得高,好像张飞战马超!”“掌柜的给钱扔得矮,好像八仙来过海!”……至于“掌柜的”怎么怎么“给钱”,我是不在意去看的。也不去考究那些俗词的意思讲不讲究,反正总比集市上嚷嚷的人声新鲜,它的吸引人,是它的娱乐性。

我曾想,瞎子抽帖念的帖文,巫婆下神的唱腔,婚嫁嫁娶中的仪式歌,以及寡妇哭丈夫的,都有些说唱艺术,人们去看热闹,并不光是带着同情、赞同的心情,或兼带一点观察、研究的心理,不也是进行艺术欣赏吗?

那瞎子帖文:“拆了东墙补西墙,东墙拆净了,西墙还没补上……”“晚上想一千条路,早上起来还得卖豆腐……”

“出门磕个倒儿,拾了一个大元宝……”这不是民歌中讲生活辩证法的谚歌吗?

娶亲时撒栗子、枣的撒帐歌,就是民歌中的组成部分:“一把栗子一把枣,大的领着小的跑!一把栗子一把钱,大的领着小的玩!”“新媳妇,来俺家,俺家添了一枝花,花开花落结成果,明年生个胖娃娃……”

死了人,外亲来吊孝,要求有场合、有时间地哭,有一定调门、节奏地哭,并不一定真流泪,这些有讲究的哭,已不是生活中的真哭。听的人们也不当真哭看待。甚至那些真哭的嫡系亲属们,什么时候哭,什么时候不哭,什么时候大哭,什么时候示意性地哭,也都是有讲究的。而且都有懂行的人专门指导着。我仔细听过那小媳妇哭丈夫的,是有上下句,也有韵:“你干不该啊万不该呀,撇了俺们娘和孩呀……”“人家都说没神灵啊!俺那身子底下乱咕容啊,有神灵的你就咕容上三咕容啊,嘿,他娘来,还是个豆虫……”你想,在那哭坟的旁边围的一些孩子,他们光是抱同情来的吗?哭是难过之事,没什么好听好看的,可是,她自己将哭作唱,别人怎又不可以将悲作喜观赏?

那哄孩子的泥哨是艺术,孩子们自做的柳哨是艺术,那铁匠的打铁声、木匠的拉锯声、院子里的推磨声、街上的压碾声、田野耕地的牛鞭声、路上的小车声、场院上打场的拖开长腔,有上下句、有韵,舒畅悠扬的喝牛声,这各种吸引着人们的动听的音响,不都是毛胚形态的声乐艺术吗?

二月二打囤,是家家进行的图案式美术创作;清明节插柳枝,是家家创造的装饰艺术;三月三姑娘媳妇踏青、打秋千,是在表演舞蹈;五月端午缝香荷包,也是一种装饰艺术的创作;八月十五圆月吃月饼,是家庭晚会;九月九重阳节的山会,更是各种艺术美的汇聚……

从小年(辞灶)开始,到正月十五、十六,在近一个月时间的节日里,是农村人们一年一度的物质大犒赏和精神大犒赏。是一次集中的、各种艺术形式相综合的文化娱乐大会演、大检阅。这期间,物质生活的丰富是叫人难忘的,精神生活的丰富更是叫人难忘的。这个传统节日这样顽强,这样叫人神往,有一个时期我们曾想让新年所取代,却总取代不了,原因就在这里。这时人们心头什么也不想,把一切忧愁、困难都搁下,尽情地吃和玩,是一次精神的大松弛,心情的大欢愉。

春节办的杂要是综合艺术。玩龙灯,跑旱船,踩高跷,抬赃官……船在水上行,人们又创造了能在陆地上跑的,跑的人上身不动,下身疾步如飞,让人感到像真的船在漂。这一艺术形式很美,很有想象力。高跷,表演的人在两根木棍上表演出各种优美舞姿、精彩的技巧,在锣鼓伴奏下是十分动人的。角

色多是美丽俊俏的青年妇女,也有老头、老妈妈、小娃娃。化妆都有些夸张,如老妈妈耳朵上戴着红辣椒,老头大多猫着腰,娃娃头上扎着一个很长的朝天锥。有时也按一定剧情进行表演。表演也都较为夸张。反正节日期间就是个乐,人们对一些情节、细节也不苛求。

最有趣的是抬赃官,人物的化妆全都是夸张的,两人抬一根独木,上边坐着扮演县官的人,两手抱着木头,有时腾出一只手扇扇子。旁边有一个穿大褂、画眉笼子的人,是为县官跑腿的基层官员——“地方”,即地保、村长之类人物。表演中时常听得县官喝道:“传地方!”地方连忙答到:“有!”然后县官指示一件什么事情。有时指名道姓的让“地方”找村上的某某人,被找的某某人还真像见了县官似的,遵命从命。有一次“县官”把庄上有绰号的人名念了一大串:“大头、大腕、大膀子、钢腿、老婆脚、血脖子、绳头子、醋婆子、鱼头、二俏、三烂子、猪毛笼头、大刀、老笨雕、马连匣、还有县长……全都来也!”结果,被点到人都来了。那“县长”也乖乖来了,好像假李逵遇上了真李逵,哆哆嗦嗦地在听从吩咐。

“县官”后头是推“皇纲”的,就是《水浒传》上杨志押送“生辰纲”那类的东西,车子上放着用黄表纸扎制的物件代表金银财宝,推的人像真被灌醉了似的,东倒西歪,拉着绳的人也乱拉一气。这种表演,时常坏车子,坏了也就坏了,人们只管按剧情去欣赏,去想象。这一表演,是人们对旧社会地方政权官员形象的一种大胆的形象化讽刺。

村上在有剧团前,年年有些热心好玩的人办杂耍。

过年家家打扫庭院,收拾屋子,贴年画,贴新对联,人人穿新衣,大姑娘小媳妇把从来不穿的红红绿绿都穿起来,也可以搽胭脂抹粉,这一切的更新,是生活的,也是艺术的,是一次美的展现与显示。

节日期间使男女青年得以接触,也给有些人谈情说爱提供了机会,虽然在旧社会,旧礼教把人们束缚得像木头,一般不大敢让爱情之芽萌生,因为有情人难成眷属,顶多偷偷爱慕一番,或有更勇敢的,偶尔的,也是在感情的自然发展中,不禁尝试一下异性间的甜蜜和神秘。这类事情,总会凤毛麟角地发生。

俗话说“牛怕上市,女人怕听戏”,她们平时没有机会出头露面,现在可以大摇大摆地站在大庭广众之下。邻近村庄青年之间,有人就在这个时候看上了合心意的人,以后托人提亲,用自由恋爱与媒妁之言相结合的方法,美满地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。自然,也有的要经过各种波折。村上办杂耍时,有一个装扮媳妇的小伙子,每晚在一家,由那家姑娘帮着上妆,久而久之两人产生了感情。但很快被人们的风言风语所包围,散不了,也成不了。后来还是传出姑娘身上“有了”,两家只得给他们草草办了婚事。其实,这是他们在无奈之下的一计,结婚后很久,人们才见他们抱上孩子……

世上没有被文化遗忘的角落,纵然是旧社会的农村,那旮旯晃晃里未必都是寸草不长的荒地。本来艺术来自生活,哪里有生活,哪里也便有艺术。



印象

秋天是适宜远游的季节。

在这个秋季快过完的时候,我来到了千岛湖。那个下午有些冷,天空阴沉沉的,像要下雨,又下不下来。只有风,悄悄地吹着。江南的风是柔和的,有丝绸的质地。风从我的脸颊上拂过时,我嗅到了一股淡淡的清香味。这种香味,能消除人的杂念和欲望。

风是千岛湖的信使。

在信使的引领下,我登上了游船。那一刻,我被这宽阔、幽深而清碧的岛湖震撼了。放眼望去,错落参差的小岛星散在湖面上。我第一次看见了水的骨骼,也第一次感知到水的硬朗。水也是有性格的。水睡着时,它的性格呈阴性;水睡醒时,它的性格呈阳性。呈阴性时,水是能溶解水的水;呈阳性时,水是能熄灭火的水。千岛湖的水,似乎既没睡着,又没睡醒。它永远睁一只眼,闭一只眼,让靠近它的人忐忑不安。

水是千岛湖的灵魂。

我站在船头,正与另一个灵魂相遇。那个灵魂,它藏在水底,像历史藏在时间的深处。船在水面破浪行走,我的思想也在行走。那天的水浪很大,船左右颠簸。水花溅到船窗玻璃上,亮晶晶的,十分圆润。但是瞬间,这晶润的水珠就破碎了,只留下一道道水痕,印在玻璃上。水珠化了,水留了下来;历史去了,记忆留了下来。

在千岛湖,我产生了探秘的愿望。我从水面上走过,也是从水底下走过。我深信,那些水面的动静,一定是水底世界的投影。

我不能辜负这次行走。我要像一尾鱼那样,深入到千岛湖的内部。我没有探秘的仪器,我的幻想就是仪器;我没有探秘的光源,我的目光就是光源。

这样想着,我已经离开了现实,抵达了梦境。

在幽深的水域中,两座汉唐古城赫然显露。一座名叫“狮城”,一座名叫“贺城”。霎时间,一段被掩埋的历史复活了。那些气势恢弘、雕龙画凤的牌坊依然矗立在水底。从1959年到现在,57年的时光对古城来说,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,可这短短的一瞬,却是某些事物的一生。在狮城的门口,有一对石狮子,睁大眼睛。它永远那么忠诚,替那些迁徙的人们守候着家园。这大概是一对很有风度的狮子。它每天都用千岛湖的水,把头上的卷毛梳洗得干干净净。一看,就很有尊严。主人走了,狮子照样要把日子过得亮亮堂堂,周周正正。

水能淹没古城,却淹不了发生在古城里的故事。

那一个个徽式院落,繁华虽已褪尽,只剩下残垣断壁。但透过水纹,我似乎仍能看到谁家的姑娘在院中跑动的身影。她那一头秀发,随着水波飘来荡去,柔软如丝,撩拨得隔壁家的小伙子蠢蠢欲动,神魂颠倒。

院落里的天井还在,曾经盛满阳光,现在盛满了水。或许是阳光太强烈了吧,需要水来浸一浸。就像铁匠把手里烧红的毛铁,做最后的淬火一样。天井旁,也许曾有一棵树。树下也许曾摆放过一张石桌。老人在石桌上下过棋,小孩在石桌上做过作业。现在,这张石桌成了鱼儿们的观景台。每天晨昏,鱼儿成群结队来到观景台上,像一拨又一拨游客拿着相机在拍照。每一只鱼眼,都是一个高清摄像头。它们替人类看见了人类看不见的东西。

千岛湖的水下风景,要比水上风景好看。水上的风景,只是风景而已。而在千岛湖底,你随便捡起一块城砖,都是文物。那些城砖上,还可以清晰地看到“光绪十五年”、“民国二十三年”、“县长张宝琛”等字样。每一个字,都印刻着岁月磨砺的痕迹。院墙坍塌了,砖还在;砖残损了,砖上的文字还在。这些文字,使一切消失的东西获得了重生。

千岛湖的水是千岛湖的显影液。它洗出了一张张被尘封的照片,回放给我们看。透过那些发黄的照片,我目睹了29万人迁徙的身影,迁徙的命运。

那或许也是一个有风的日子。只有风,才喜欢吹响天地间那嘹亮的号角;只有风,才喜欢卷走它所喜欢的东西。在风声呼啸中,49个乡镇空了,1000多座村庄毁了,30万亩良田淹了,数千间民房垮了,几十万人的心碎了……整个贺城和狮城,遍地都是父老乡亲们痛失家园的哭声。

建立一个家园,需要无数代人的努力;失去一个家园,却只需要几分钟。从此,那些离乡背井的人们,只能在梦里去寻找家园了,只能一辈子背负着乡愁去生活。

即使人死了,乡愁也还活着。

乡愁,有时是一把生锈的刀,能把人割得眼泪直流;乡愁,有时是一味苦涩的药,能治愈人身上不能治愈的病。到了千岛湖,我终于相信了——所有的湖水,都是思乡之人滚落的眼泪。

只要乡愁绵延,千岛湖的水就不会干涸。

可时间到底是残忍的,它不但拉开了游子与故园重逢的距离,还把我从水下的梦游中,拉回到了现实。回到现实中的我,还像是在梦游。我怕患上梦游后遗症,便找了一个高处,把记忆挂起来,将水分晾干。

我坐着缆车,到达了梅峰岛。

这个岛上真是风和景明。极目远眺,千岛湖尽收眼底。我选择了一个无人的角落,手扶栏杆,默默地看着远处,像一个寻梦的孩子,望着高远的蓝天;又像是一个离群索居的人,望着他的大孤独、大寂寞。

千岛湖是千岛的天堂,正如故园是人类的天堂。千岛在天堂里沉睡,千岛也在天堂里涅槃。那涅槃后的每一个岛屿,都是一个人间仙境。我站在仙境的高处眺望,看到了过去的桑田沧海,也看到了未来的万古永恒。在这过去与未来之间永远传诵着的,是历史轮回的梵音,和生命不息的歌唱。

广告

西部WEST 2016.11 目录

西部头条·山水阜康

新诗写阜康 吉狄马加 王小妮 臧 棣等

“笔端”“砚底”聚诗情——“新诗百年天山论剑”活动侧记 高 方

小说天下

红雁池 吕 牧

沙漠游牧 鞠 利

玄姑 张慧兰

人与兽 楚 梦

一首诗主义·客家诗选 北 村 林忠成等

跨 文 体

笔记的笔记 陆春祥

众生痴 玄 武

穿墙术 指 尖

维 度

大自然文学座谈会发言实录

阿摩司·奥兹:迷失 杨振同译

乔瓦尼·多托利:十四行诗选 程类能译

地址:新疆乌鲁木齐市友好南路716号 邮编:830000

电话:0991-4515235(传真),0991-4597602

邮发代号:58-65 微信号:xibuweixin

新浪博客:http://blog.sina.com.cn/wmxibu2010

好作品让生命发光

记 录 时代镜像 大地上的亲人:打工记 黄 灯

虚 构 叙事中国 灵感(短篇) 残 雪

零点零一毫米(短篇) 乔 叶

发 现 洞幽烛远 虚无、假晶,出埃及:《忏悔录》笔记 杨无锐

推 手 90后推90后(本栏与《文艺报》联办) 你记得呼吸困难吗 贾若莹(女)

手 稿 刺猬歌(长篇诗选) 张 炜

诗 长诗 仁立 佛在天空的背景里 王学芯

短制 行者99(组诗) 王 千

民间诗刊档案(与《岭南师范学院学报》联办) 离开兴安岭的前一夜,乌克斯想念安温克 小托夫(男)

《67度》 宋峻梁 火 柴等

现实的观照,诗化的现实 东方明月

社长:杨克.副社长:郑小琼.副总编:王十月.邮政代号:46—37.主办单位:广东省作家协会.定价:10.00元.地址:广州市天河龙口西路552号广东文学艺术中心七楼.邮政编码:510635.电话:020-38486216.传真:020-38486389.

广西文学 2016年12期目录

小说

特约头条

小 昌 / 狗头山下(中篇小说)

短篇精制

徐小雅 / 因父之名

卢 然 / 拆迁记

卢思雨 / 老李的乡愁

微篇妙品

李忠元 / 李忠元小小说二题

曾冠华 / 杀 牛

诗歌

诗群绿风

谷 禾 / 一朵山河(组诗)

刘立云 / 刘立云的诗

大 朵 / 夜里醒着的人(组诗)

夏美美 / 夏美美的诗

散文

散文新观察

东 珠 / 干细胞

刘 军 / 散文新观察之东珠篇

微尘如烛

冉袖言 / 在时光的脚下凋零

专栏

李燕霞 / 新马史志

内刊选粹

高 寒 / 高寒的诗(诗歌)

罗传峰 / 赴不了的约定(散文)

现场批评

广西民族大学八桂学者文学创作岗创作团队成员朱山坡作品推介会

地址:广西南宁市建政路28号

邮编:530023

国际标准刊号:ISSN 1002-7629

国内统一刊号:CN 45-1045/I

国外代号:M6169

国内代号:48-5

定价:6.00元

邮购启事

2015年《文艺报》(原版)合订本已经装订完毕,欢迎大家踊跃邮购。定价:300.00元/全年,含上半年、下半年共两册,不单卖,不另收邮资。数量有限,欲购从速。

也可零售本报,每份1.00元,另加挂号费5.00元。

汇款时请注明所购合订本或报纸年份、期数、份数及购报人地址、邮编和联系电话。

收款地址:北京朝阳区农展馆南里十号六层文艺报社

邮政编码:100125

收 款 人:吴晨

联系电话:010-65046620